

第九章 結 論

《昭明文選》以「賦」為首類，以班固〈兩都賦〉為首篇，可知他對「賦」的重視。《文選》中將賦的題材分為京都、郊祀、耕藉、畋獵、紀行、游覽、宮殿、江海、物色、鳥獸、志、哀傷、論文、音樂、情等十五類。本論文依《文選》的題材分類而分，將賦題材的十五類，擴大為十七類，即畋獵、京都、郊祀、宮殿、紀行、游覽、天象（物色）、地理（江海）、言志、哀傷、遊仙（含神話）、言情（神女賦、閑邪賦、婚姻賦）音樂、動物（鳥獸鱗蟲）、植物（草木花果）、器物、其他等十七類為漢賦的題材內容。

本論文論漢賦的題材，以數量比之《文選》的題材是多了二類，但其實不是兩類，而是四類。因為《文選》中「論文」、「耕藉」這兩類沒有選入漢代的賦作，所以有漢賦作品的題材只剩下十三類，比之我的題材，則可知本論文的十七類是增加了四類，增加的是「植物」、「器物」、「遊仙」和「其他」四類。

《文選》中有「鳥獸類」，怎可以沒有「植物類」。有「鳥獸賦」、「植物賦」，怎可以沒有「器物賦」，在漢賦的詠物賦中，「鳥獸賦」、「植物賦」、「器物賦」這三類賦的篇目最多，是漢賦中的大項，所以我才分為三類討論之。另外「遊仙賦」是漢賦中很重要的一類，因為整個漢人的思想在亂世中無不想著歸隱和求仙的事，表現在賦中的也都是這樣的情感；「其他」一類，是特別將不能歸屬這十六類中的其他篇目另作一類討論之。

「其他類」的題材，我又分為三類，以「人物的題材」、「俳諧的題材」、「特殊的題材」來談。這三類，我認為是漢賦中很難得的賦篇，題目難得，類型也很難得，要細分恐怕太多類了，所以以「其他」作歸類。

為何說這三類的題目難得，類型也很難得，因為這類中「人物的題材」有四篇賦，即蔡邕〈瞽師賦〉、〈短人賦〉和繁欽〈三胡賦〉、〈胡女賦〉。〈瞽師賦〉是以盲眼的樂師為題而寫下的賦篇；〈短人賦〉則以矮人為題而寫下的賦作；〈三胡賦〉和〈胡女賦〉則以邊塞一帶的胡人為題而寫下的賦篇，由此可見賦家的眼界寬廣，生活中的人物都已入賦。

所以說這些賦的題目難得，類型也很難得，是因為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賦家，他們寫作的觀點，已由物的外形進而寫人的形色，如王延壽〈王孫賦〉之寫動物，他所描寫猴子的行為舉止真是太細膩了。而〈瞽師賦〉、〈短人賦〉、〈三胡賦〉、〈胡女賦〉這四篇則是寫人物，〈短人賦〉、〈三胡賦〉、〈胡女賦〉更是寫和漢人不同的

外族人民，可見這短人、胡人、胡女是寫邊疆的人，就是今日我們說的外國人。

「俳諧的題材」也有四篇，即王褒〈僮約〉、〈責髻奴辭〉、揚雄〈逐貧賦〉、張衡〈髑髏賦〉；而「特殊的題材」則有趙壹〈刺世疾邪賦〉、張衡〈冢賦〉、王延壽〈夢賦〉等三篇賦。這七篇賦中，王褒〈僮約〉、〈責髻奴辭〉因為沒有以賦為名，所以《全漢賦》沒有選，《全漢賦校注》當然也沒有選，但多位學者認為此兩篇應該選入漢賦，所以稍為介紹之。這兩賦也是描寫人物，為何不入「人物的題材」，因為這兩賦以俳諧為意，不在人物的特色上，所以不歸入「人物的題材」中。

其他的五篇，〈逐貧賦〉、〈夢賦〉、〈冢賦〉、〈髑髏賦〉、〈刺世疾邪賦〉這樣的題目真是特殊。誰會想到家貧是因為家有「貧鬼」入住；誰會想到只要把「貧鬼」逐出，家就不會貧窮了。這事也許不難，揚雄決定逐客，但「貧鬼」的一番話，他不僅不趕走「貧鬼」，還拜託「貧鬼」住下來，這就是揚雄的〈逐貧賦〉。

每個人都會作夢，夢中也會和惡鬼大打三十大棒，但誰寫了下來，只有王延壽。他描寫夢中和惡鬼打鬥的事，他極力的擊打惡鬼，打得惡鬼痛苦號呼而去，文字真是精采，二千多年前這樣的文章怎能不令人稱奇。

誰會想到先替自己造個墓冢？但早在二千多年的漢人他們都是如此的替自己準備著往生之後的家，在世上的生活要顧及，往生後的住處也要有所準備，這就是漢人的聰明。

誰能巧遇一位一千多年前死去的名人的髑髏，張衡就有，他的〈髑髏賦〉描寫他在途中巧遇莊子的髑髏，他還說想請神仙幫忙讓莊子復活，髑髏竟不想復活還罵了他一番話，說什麼「死為休息，生為勞役」如此的話，就趕快跑掉了。

誰會因為社會的黑暗，政治的不清明，去寫一篇〈刺世疾邪賦〉批評當道的官吏，他的幾次頻於死境，不是沒有原因的。可是他怕了嗎？沒有，怕的話，他就不會寫了，他難道不懂寫這樣的文章會把自己推向斷頭臺，可是他還是要寫，和他同時因為「黨錮之禍」而去世的清流之士不知有多少人，比起他們，他是幸運的，所以他更要替他們出聲說話。這樣的賦家令人佩服，這樣的題目令人感動。

「其他類」諸篇賦，題目的特殊，內容的多變，不管是俳諧的描寫人物，或是寫異國民族，寫諷刺的〈逐貧〉、〈刺世疾邪〉，或是寫〈髑髏〉、寫〈夢賦〉、寫〈冢賦〉這樣特殊題目的賦，都叫人驚奇萬分。

《文選》的「志」、「情」兩類，我以「言志」、「言情」命名。「言情賦」這類賦，黃師水雲《六朝駢賦研究》將這類的賦定名為「艷情賦」，「歌詠之對象身份如宮妃、寵姬、歌妓舞女、倡女、棄婦等。」但我認為漢賦中這類賦含有〈寡婦賦〉、〈出婦賦〉這種在婚姻上失婚婦女的哀傷，不應以艷情稱呼，所以稱言情。

這類賦我分爲神女賦、閑邪賦、婚姻賦三類，總括這三類，定名爲言情賦。本來想將〈寡婦賦〉、〈出婦賦〉歸入哀傷賦，但因陳怡如《魏晉南北朝艷情賦之研究》已將此〈寡婦賦〉、〈出婦賦〉歸入婦女婚姻的「婚姻賦」從其之說，所以將哀傷賦定爲以這種〈哀別賦〉、〈傷天賦〉、〈悼騷賦〉、〈歎懷賦〉等賦中有「哀」、「傷」、「悼」、「歎」等字之類的哀傷之賦爲主。

漢賦題材真是多樣，有畋獵賦，以司馬相如的〈子虛賦〉、〈上林賦〉爲代表；有宮殿賦，以王延壽〈魯靈光殿賦〉爲代表；有京都賦，以班固的〈兩都賦〉、張衡的〈二京賦〉爲代表；有紀行賦，以劉歆的〈遂初賦〉爲代表；有音樂賦，以王褒的〈洞簫賦〉爲代表。鳥獸賦的代表，除了賈誼的〈鵬鳥賦〉外，還有禰衡的〈鸚鵡賦〉；寫草木花果的賦，有寫荔支的，有寫芙蓉花的，有寫鬱金香花的，如王逸〈荔支賦〉，張奐〈芙蓉賦〉、皇甫規〈芙蓉賦〉，朱穆〈鬱金賦〉。原來鬱金香、芙蓉花，和我們每年四、五月吃的荔支，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有了。

漢賦題材的多樣性，以鳥類來說，被寫入賦中的有鵬鳥，如賈誼〈鵬鳥賦〉；有鶴，如路喬如〈鶴賦〉、王粲〈白鶴賦〉；有鴉，如孔臧鴉〈鴉賦〉；有雀，如傅毅〈神雀賦〉、班昭〈大雀賦〉；有鴻，如張衡〈鴻賦序〉；有白鵠，如崔琦〈白鵠賦〉；有白鳩，如張升〈白鳩賦〉；有鸚鵡，如禰衡〈鸚鵡賦〉、王粲〈鸚鵡賦〉、陳琳〈鸚鵡賦〉、應瑒〈鸚鵡賦〉、阮瑀〈鸚鵡賦〉等；有孔雀，如楊修〈孔雀賦〉；有鷓，如王粲〈鷓賦〉；有鶯，如王粲〈鶯賦〉，如此多的鳥類，真是豐富。

以器物來說，寫「酒」的有鄒陽〈酒賦〉、揚雄〈酒賦〉、王粲〈酒賦〉；寫「燈」的有劉歆〈燈賦〉、馮商〈燈賦〉；寫「屏風」的有羊勝〈屏風賦〉、淮南王安〈屏風賦〉；寫「扇」的有傅毅〈扇賦〉、班固〈竹扇賦〉、班固〈白綺扇賦〉、張衡〈扇賦〉、蔡邕〈團扇賦〉、徐幹〈圓扇賦〉六篇；寫「枕頭」的有劉向〈芳松枕賦〉、張紘〈瓊材枕賦〉、張紘〈柎榴枕賦〉三篇；寫「几」的有鄒陽〈几賦〉一篇；寫「薰籠」的有淮南王安〈薰籠賦〉；寫「魚菹」的有司馬相如〈魚菹賦〉；寫「杖」的有劉向〈騏驎角杖賦〉；寫「書櫃」的有杜篤〈書櫃賦〉；寫「筆」的有蔡邕〈筆賦〉，寫「冠」的有徐幹〈冠賦〉，還有描寫「下棋」的賦有劉向〈圍碁賦〉、蔡邕〈彈碁賦〉、馬融〈圍碁賦〉、王粲〈圍碁賦〉、王粲〈彈碁賦〉、丁廙〈彈碁賦〉。這些器物的賦篇，上至測天氣用的候風儀，下至遊戲用的棋子，各式各類，有酒器、屏風、燈、扇、几、薰籠、杖、碗、冠、針縷等，無所不入賦作。

就賦的題材和題目的模擬來說，歷代的承繼也是一代接一代。收錄在清陳元龍的《御定歷代賦彙》中卷一百的「飲食」類，有關「酒」的賦篇就有漢鄒陽、漢揚雄、魏曹植、魏王粲的四篇〈酒賦〉，又有晉張載的〈鬻酒賦〉、唐皇甫湜的

〈醉賦〉、唐陸龜蒙的〈中酒賦〉、宋蘇東坡的〈濁醪有妙理賦〉、〈中山松醪賦〉、〈酒子賦〉、〈洞庭春色賦〉、宋李綱的〈椰子酒賦〉、宋張耒的〈卯飲賦〉、金趙秉文的〈解朝醒賦〉、元元好問的〈蒲桃酒賦〉、元朱德潤的〈軋賴機酒賦〉等篇¹。這些以「酒」名賦的作品，由漢朝到元朝都有，雖都以酒命題，但每篇內容各有不同，也各有妙理，以蘇東坡的賦來說最有趣，他的酒賦名為〈濁醪有妙理賦〉、〈中山松醪賦〉、〈酒子賦〉、〈洞庭春色賦〉取名就很有趣味，可知其文之妙。

以「月」名篇的賦，依《御定歷代賦彙》上之收錄，就有漢公孫乘的〈月賦〉、宋謝莊〈月賦〉、宋汪莘〈月賦〉、宋楊簡〈月賦〉、明馮時可〈月賦〉這五篇以月為名的賦作，其他和月相關的賦作有唐潘炎〈月重輪賦〉、宋楊萬里〈月暈賦〉、明夏言〈瑞雲承月賦〉、唐王泠然〈初月賦〉、唐鄭遙〈初月賦〉、宋徐鉉〈新月賦〉、唐張仲素〈玉鈎賦〉、唐紇干俞〈玉鈎賦〉、唐趙蕃〈月中桂樹賦〉、唐楊貞弘〈月中桂樹賦〉、唐蔣防〈姮娥奔月賦〉、唐歐陽詹〈秋月賦〉、唐李程〈破鏡飛上天賦〉、唐闕名〈月照寒泉賦〉、唐王淮〈瑤臺月賦〉、唐鄭遙〈明月照高樓賦〉、唐陸贄〈月臨鏡湖賦〉、唐白行簡〈新月誤驚魚賦〉、唐侯喜〈漣漪濯明月賦〉、唐徐晦〈海上生明月賦〉、唐李潛〈華月照方池賦〉、唐楊諫〈月映清淮流賦〉、唐韋琮〈月明星稀賦〉、唐闕名〈明月照積雪賦〉、明夏完淳〈怨曉月賦〉、明姚希孟〈日升月恒賦〉等等。² 這麼多的月賦，自漢代後，一直都有人承繼寫下去。

〈柳賦〉始於枚乘，而後有曹丕、王粲、繁欽、應瑒、傅玄、成公綏等人寫〈柳賦〉、〈楊柳賦〉。由〈柳賦〉而引出的植物賦範圍擴大了很多，有齊蕭子良的〈梧桐賦〉、晉左九嬪的〈松柏賦〉、梁沈約的〈桐賦〉、魏文帝的〈槐賦〉、晉成公綏的〈木蘭賦〉、周庾信的〈枯樹賦〉、宋李綱的〈大榕賦〉、唐朱鄴的〈扶桑賦〉等等。

賦家寫賦，賦的題材都是從生活中來的，但因賦家時代背景的不同，社會環境的變遷，不同於前人的社會和思想觀念，所以會有新的創作題材、題目的出現。東漢末年，禰衡寫〈鸚鵡賦〉，建安七子也模擬之繼續寫〈鸚鵡賦〉，可是六朝人則流行寫〈鴛鴦賦〉；建安時代的人寫〈迷迭賦〉，兩晉的人則多寫〈安石榴賦〉。又漢朝公孫乘寫〈月賦〉，晉人成公綏則寫〈天地賦〉，晉人孫楚則寫〈雪賦〉，唐

¹（清）陳元龍《御定歷代賦彙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1986年7月初版），頁1419-66-67。

²（清）陳元龍《御定歷代賦彙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1986年7月初版），頁1419-10。

人張彥勝則寫〈露賦〉，這些是同類但不同題之作。有一種同題之作，如曹丕有〈愁霖賦〉、曹植有〈愁霖賦〉，應瑒有〈愁霖賦〉，晉陸雲有〈愁霖賦〉，此四賦，曹丕、曹植和應瑒之作是建安人的同題競采之作，而陸雲之作則是後人的模擬之作。

就賦的題材和後代文學的互相影響而言，曹丕有〈愁霖賦〉，曹植有〈喜雨詩〉；曹丕有〈喜霽賦〉，晉嵇含有〈悅晴賦〉；漢張衡有〈溫泉賦〉，而北齊劉逖則有〈浴湯泉詩〉；繁欽有〈建章鳳闕賦〉，隋江總則有〈詠雙闕詩〉；漢班彪作〈覽海賦〉，晉成綏作〈大河賦〉，梁范雲則作〈黃河詩〉；蔡邕作〈漢津賦〉，梁簡文帝有〈玩漢水詩〉；晉孫楚有〈雪賦〉，南朝謝惠連也有〈雪賦〉、鮑照則有〈詠雪詩〉，南宋張炎有〈探春慢·雪霽〉詞，元曲中馬致遠有〈雙調·江天暮雪〉等，這正是賦的題材對後代文學的影響，取材也更擴大。

漢賦題材對後代賦的題材有開篇的功勞。在漢代，賦遠比詩來的繁榮昌盛，那時，有很多題材都是漢賦由無到有開拓出來的，這些題材後來也成為後代的詩、詞的題材。如枚乘的〈臨灞池遠訣賦〉是離別類詩賦的先驅；司馬相如的〈哀秦二世賦〉是最早的懷古文學；〈長門賦〉率先抒寫宮怨，是哀傷賦的開篇；而漢武帝的〈悼李夫人賦〉是首次專賦為夫人之亡而寫的悼亡賦；賈誼的〈鵬鳥賦〉是鳥獸賦的開題；而公孫乘〈月賦〉是後代寫月賦的開端，劉歆〈遂初賦〉是紀行賦的開篇，王褒〈洞簫賦〉是音樂賦的開題，…諸如此類，不勝枚舉，這可以說是漢賦給後代詩賦提供了各種的寫作素材。

漢賦有以日常生活為題材的開拓，所以後代的賦作也各以他們的時代開有新題，如庾信的〈哀江南賦〉、鮑照的〈蕪城賦〉、蘇東坡的〈赤壁賦〉、朱熹的〈白鹿洞賦〉、章炳麟的〈哀韓賦〉、〈哀山東賦〉、易順豫的〈哀台灣賦〉、黃遵憲〈哀旅順〉、余光中的〈登樓賦〉、〈紫荊賦〉、簡師宗梧的〈臺灣九二一地震賦〉、顏崑陽〈太魯閣賦〉等等。

兩漢是賦的時代，詩的作品較少，但是到了魏晉南北朝，詩賦則齊頭並進，六朝以後，詩的發展速度，其影響也漸漸超過了賦，唐代可以說是詩的天下，可是詩的題材還是有不少是承襲著漢賦的題材而引伸出來的，如賀知章的〈詠柳〉、張若虛的〈春江花月夜〉、陳子昂的〈感遇〉、杜甫的〈月夜〉、〈登樓〉、〈麗人行〉、李商隱的〈霜月〉、李賀的〈致酒行〉等等，無不受漢賦題材的影響。總之，漢賦題材影響後代的賦作，也影響後代的文學，是不爭的事實。